

漢語名詞

漢語史學報

第十三輯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CSSCI) 來源集刊
《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 全文收錄集刊
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收錄集刊
萬方數據收錄集刊

漢語史學報

第十三輯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編

上海教育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漢語史學報. 第13輯 /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編.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444-5375-2

I. ①漢… II. ①浙… III. ①漢語史—叢刊

IV. ①H1-0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4)第047908號

責任編輯 朱宇清

封面設計 郭偉星

漢語史學報

第十三輯

主編 王雲路

出 版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易文網 www.ewen.cc
地 址	上海永福路123號
郵 編	200031
發 行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
印 刷	上海顥輝印刷廠
開 本	787×1092 1/16 印張 24 插頁 2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444-5375-2/H·0230
定 價	53.00元

(如發現質量問題, 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目 錄

讀《韓非子》小記	蔣禮鴻(1)
先秦至唐五代語氣詞的來源及衍生規律	劉 利 李小軍(4)
詞彙雙音化對動詞論元結構的影響	董秀芳(17)
“X 算”的用法特徵及詞彙化	尚國文(26)
語義圖模型與漢語幾個情態詞的語義演變	張 定(37)
語義感染在詞彙化中的作用 ——以“所事”、“所有”的詞彙化為例	徐江勝(70)
漢語“持拿”義語義場的演變	鍾明立(76)
“心猿意馬”的語源和流變	陳秀蘭 朱慶之(87)
“點心”發覆 ——兼談詞的核心義對語素搭配的制約性	楚豔芳 王雲路(96)
也論“喫”對“食”“飲”歷時替換的不平衡性	賈燕子(105)
王梵志詩歌異調通押現象辨析	李 斐(115)
《續一切經音義》的重組	王豔紅 畢謙琦(125)
《古今韻會舉要》因襲《蒙古字韻》淺析	宋洪民(135)
休寧梓溪汪灶金所記《鄉音字義》之音系	周賽華(169)
粵語止攝開口三等字的歷史層次	徐 榮(179)
早期和現代吳語中的指示詞“能”及相關問題	鄭 偉(189)
試談《菽園雜記》的方言學價值	唐七元(197)
清代三部白話小說方俗詞補釋	王衍軍(204)
利用早期道經從事漢語史研究的問題及對策	周作明(212)
近代漢語異形詞來源釋例	曾昭聰(221)
梁武帝改“磨”作“魔”之說考辨	顧滿林(234)
“出外”詞義探源	闕緒良(244)
論“款”之“言說”義	胡紹文(248)

“獠獠”的詞義及其宗教學意義	王閏吉(257)
文獻異文與上古詞彙史研究	邵同麟(269)
大型字典疑難字續考	梁春勝(287)
契約文書俗字考五則	儲小岳 張麗(295)
疑難俗字考辨四則	
——兼談歸納法和演繹法在俗字考釋中的運用	陳源源(301)
二十年來近代漢字研究綜述	景盛軒(308)
《經律異相》(22—28卷)校讀札記	董志翹 趙家棟(319)
王引之《經義述聞·春秋左傳》商榷兩則	郭鵬飛(325)
《中古漢語詞彙史》補正	蕭旭(331)
《型世言評注》注釋補正	程志兵 趙紅梅(339)
《漢語大詞典》失收雙音假設連詞榷補	周廣干(348)
中華本《五燈會元》點校拾遺	任連明(354)
讀書札記	
敦煌願文中表示“死亡義”的委婉詞	敏春芳(357)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誣引《說文》一例考原	蘇芑(361)
子弟書《遺晴雯》校錄指瑕	魏啓君(363)
《馬氏文通》中關於詞綴的術語——“助語”	劉亞輝(364)
研究生論壇	
《睡虎地秦墓竹簡》校釋一則	路方鵠(366)
《道行般若經》“枝掖”釋義	曹婷(367)
“獲售”小考	李雪敏(371)
《都城紀勝》“以定其智”辨	周晟(374)
釋“遊牝”、“長行”	劉哲(376)
本刊啟事	(379)
編後語	(380)

讀《韓非子》小記

蔣禮鴻

治《韓非子》者長沙王先慎《集解》爲桀，顧其爲書猶頗見小疵，而未詳者蓋亦十之二三焉，循覽之頃，間附贅見，繆學雜舉，曷敢云有以補先賢之闕，庶有弘達，繩其紕繆云爾，《集解》云據乾道本，案乾道本有二種，一爲錢氏述古堂影鈔本，後歸黃丕烈氏，一爲夏邑李氏所藏刻本，黃氏以校鈔本者也，若王氏所據，蓋吳鼎據李本覆刊者，與鈔本原刻不無出入，蒙以四部叢刊影印黃氏校本勘之，得一二事云。

初見秦第一

非以始皇十四年入秦，則此篇所稱大王宜即始皇，然一則曰，“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王先謙以爲秦昭王九年十一年事，再則曰，趙“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高誘以爲白起殺趙括四十萬衆事，案《史記·六國表》在趙孝成王六年，秦昭王之四十七年也，後三年秦圍邯鄲，楚及魏公子無忌救邯鄲，秦兵解去，明年，韓魏楚救趙新中，秦兵罷，蓋此篇所稱“悉力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弩戰竦而却，天下固以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克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云云，亦即是役也，夫昭王之後歷孝文王、昭襄王乃爲始皇帝，相去固已遠矣，若謂此皆非昭王時事，則始皇元年至十四年中未嘗見此事也，若謂大王或指昭王，或稱始皇，則不應若是其混淆也，以此篇爲出《韓子》，蒙竊疑焉。

中使韓魏

《荀子·彊國篇》：“湯武也者，乃能使悅己者使耳，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間，視可司間，案欲剡其脛而以蹈秦之腹，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讎人役也。”荀書使字即此使字義。

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顧廣圻曰：“周當作意，下文云：‘天下皆比意甚固。’《策》（《戰國策》）兩意字皆作志。”

《荀子·彊國篇》：“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楊倞注：“與謂黨與之國。”此云天下比周，正謂諸侯相爲黨與，下文比意則謂欲比周之意，即承此比周言之。無上文之比周，即無從生下文之比意，不當改使一同，“天下皆比意甚固”當依俞樾說刪皆字。

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王先慎曰：“《策》露作靈，疲作潞。黃丕烈《札記》云：‘此當各依本書。《策》文下句言潞病，潞露同字，此句不得更言暴露，靈者零之假借，暴謂日，零謂雨也。其《策》文作潞病，不與作疲病同，高《注》可證。’先慎按：此及《策》文並當作暴靈

於外潞病於內，靈乃霽之借字。《說文》：‘霽，雨也。’《詩·定之方中傳》：‘零，落也。’零當作霽，亦假靈爲之。《鄭風》‘零露漙兮’，《正義》本作靈，《箋》云：“靈，落也。”是靈落即霽落矣。暴靈二字之義當如黃說。潞病，高《注》云：‘潞，羸。’《呂覽·不屈篇》：‘士民罷潞。’罷潞與潞病義同。淺人多見暴露疲病，少見暴靈潞病，故改靈爲露，改潞爲疲，而古義具湮矣。”

此篇疲病當作潞病，是也，古作罷，今作疲，罷疲古今字，《韓子》疲字亦皆以罷爲之，以是知潞之爲後人改作疲也。《國策》作“暴靈於外”，自是暴露之訛。暴露之露是發露字，“潞病於內”潞字亦通露，是罷露字，其義不同，不得如黃說謂潞露同字。暴露蓋古人常語，《魯語》“使君盛怒以暴露於敝邑之野”，《荀子·王制篇》“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暴露毀折之中原，我將脩飾之撫循之掩蓋之於府庫”，明《韓子》亦作暴露，無取異說也。羸“露”、“潞”、“路”古通用，說見王念孫《荀子雜志》，先慎未見其說，故又於《亡徵篇》“罷露百姓”下云“露，當作潞”，亦非也。

存韓第二

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則韓可移書定也。乾道本下韓字作轉。俞樾曰：“……字之誤……趙本改轉爲韓，是也……韓未聞其將伐趙，秦何得從韓以伐趙？且秦人伐趙亦何必從韓？疑韓字衍文。”

俞氏謂轉當作韓，是也，而疑上韓字衍，則不解從字之義矣。“從韓而伐趙”者，以韓爲從而伐趙也，上文言“韓事秦三十餘年”，“秦特出銳師取地而韓隨之”（從王先慎訂），故此云從韓伐趙，明秦伐趙則韓爲用也。《外儲說右上篇》“君有意從之，甚善”，又“今衛君從疑而行”，《史記·佞幸傳》“使韓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驚馳視獸”，從字同此用法。後世李商隱作《李賀小傳》云“從小奚奴”，亦是奚奴從賀，非賀從奚奴也。

夫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

聞，離畔也。從者指韓。不可悔猶言悔無及。此更可證上條“從韓而伐趙”之非有衍。

愛臣第四

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孫詒讓曰：“……管當作營……隆國家當依（日本）蒲阪圓本刪國字……”

管當作營，孫說是也。隆字不當刪，而當讀爲陵。《釋名》：“陵，隆也，體隆高也。”吳棫《韻補》引胡廣《侍中箴》云：“國有學校，侯有泮宮，各有攸教，德用不陵。”鴻案：不陵當讀爲丕隆，謂德以大盛也。班固《西都賦》：“鄉曲豪舉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馳驚乎其中。”陵字與雄中韻，知古陵隆聲近互通，隆國家即陵國家。

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

盡讀爲蓋。《釋詁》：“蓋，進也。”“盡之以法”即進之以法。《漢書·高帝紀》：“蕭何爲主吏，主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字本作賁，又作贐，音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爲進。”是盡與進義通也。《有度篇》：“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又云：“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舉亦進也。此亦可證“盡之以法”之義。《六反篇》“厚其爵祿以盡賢能”，盡亦解作進。《五蠹篇》“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盡讀作

費，蓋以財賂人與受人之賂皆可曰費也。

主道第五

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王先慎曰：“當作‘有賢而不以行’，與‘有知而不以慮’、‘有勇而不以怒’文法一律，下文‘去知’、‘去賢’、‘去勇’，不作‘去行’，是其證。”

段玉裁《六書音均表》賢因同在十二部，行在一部，此自是變文叶韻耳。改作“有賢而不以行”，於義則顯，然而失真矣。上慮處叶，下怒武叶。

有度第六

《六國表》：秦始皇十四年非入秦，即見殺。始皇二十二年虜魏王假，二十五年滅楚，二十六年滅燕，二十七年滅齊，四國之亡，非不及見也。又《飾邪篇》言魏“數年西鄉以失其國”，亦非非所宜言，蓋非之徒所附益爾。

數之能人之門。顧廣圻曰：“能當作態，態人即《荀子》之態臣，見《臣道篇》。”王先慎曰：“能人即私人也，見《管子·明法篇》。本書作能字，不誤。”

能讀爲態，顧說是也，但不必改字耳。《管子》作私人，當各依本書，不宜合之爲說。

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

朝廷當依《管子·明法篇》作朝臣。日本安井衡曰：衰，減也。

險詐不得關其佞。

王念孫《荀子雜志》曰：“凡通言於上曰關。《周官·滌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先鄭司農曰：‘不關，謂不關於君也。’《史記·梁孝王世家》曰：‘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佞幸傳》曰：‘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漢書注》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是關與納義近。《書大傳》：‘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鄭注曰：‘關猶入也。’入亦納也。”鴻案：郭璞《爾雅序》“博關羣言”，義亦同。本書《心度篇》“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關亦納也。《六反篇》“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關亦納也，或本作開，非是。

原載 1940 年 7 月《國師季刊》第 7、8 期合刊第 108—110 頁

先秦至唐五代語氣詞的來源及衍生規律*

劉 利 李小軍

內容提要 先秦至唐五代語氣詞主要有三個來源：詞彙的語法化、短語和跨層結構的詞彙化、音變衍生，以前兩種為主。基本特徵：從語義、句法功能為主過渡到以語用功能為主；句法地位逐漸降低，從句子的語義真值條件看，很多時候可有可無；從最初作用於詞、短語層面提升到句子（小句）層面，成為語氣標記。語氣詞的衍生受以下三個方面的影響和制約：語義；句法結構和語境；語氣詞系統。這三個因素的合力形成一定的演變模式，從而促使某些演變在漢語史上反復發生，如平行演變、語義沾染等。

關鍵詞 語氣詞 先秦至唐五代 語法化 詞彙化 音變衍生

一 引言

近二三十年來，漢語語氣詞的溯源研究成果十分豐富，大部分語氣詞的來源、形成過程及機制都得到了較好的揭示。如“者”、“焉”、“爾”、“已”、“云”、“時”、“後”、“裏”、“在”、“好”、“來”、“吧”、“的”、“呵”、“吶”等。部分語氣詞的產生過程還曾引起學界的熱烈討論，如“爲”、“了”、“不”、“無（嗎）”、“呢”等。當然，也有部分語氣詞不明本源，或雖明本源但演變過程不清楚的，如“那”、“嚮”、“休”、“啵”、“哈”等。

綜觀已有研究，漢語史上的語氣詞，大致有以下幾個來源：一、源於其他實詞虛詞的語法化、主觀化，如名詞、動詞、代詞、形容詞、量詞、副詞、結構助詞、動態助詞、事態助詞等演變為語氣詞；二、由短語、跨層非短語結構詞彙化而來；三、由原有語氣詞音變衍生而來，這主要指一個語氣詞發展、使用過程中因為語音變化而衍生出新的語氣詞。音變衍生又可以分為語音弱化、合音、連讀變音、語音分化等四種。此外，有些學者認為語言接觸也有可能導致語氣詞的衍生，不過從已有研究來看，還沒有確鑿的證據顯示哪個語氣詞源於他族語。

本文嘗試在前賢時彥對單個語氣詞溯源研究的基礎上，對先秦至唐五代這一時段語氣詞的淵源進行一番梳理，而後重點探討它們在形成過程中句法、語義及語用方面的特點，以有助於漢語史發展演變規律的總結。

二 從他類詞演變為語氣詞

先秦至唐五代的單音節語氣詞，除了幾個目前因為文獻材料的不足而無法探討的（如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漢語語氣詞發展演變研究”（07JA740013）成果。

“也”、“矣”、“耶(邪)”、“哉”等)以外,其他大都是從他類詞語法化而來,其來源又可以分爲六小類。

2.1 指代詞→語氣詞:者、焉、爾

這三個語氣詞都形成於先秦。語氣詞“者”源於自指代詞“者”。如:

(1)此二君者,異於子幹。(《左傳·昭公十三年》)——自指代詞

(2)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韓非子·有度》)——提頓語氣詞,兼有話題標記功能

自指代詞“者”常處於話題性成分“VP 者”或“NP 者”中,整個句法框架爲“話題——說明(評述)”。由於語義重心在前面的 VP 或 NP,“者”位於小句末,隨着指代性減弱,加上在韻律上能使句子語氣舒緩,從而演變爲表提頓的語氣詞,同時兼有話題標記的功能;魏晉時還衍生出假設語氣。(李小軍 2008a)

語氣詞“爾”源於表複指的代詞“爾”。如:

(3)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荀子·非相》)——指代詞

(4)得天下助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尉繚子·制談》)——“提示”義語氣詞

例(3)這類“爾”複指前面的動詞性短語,“如反手爾”即“如同反轉手掌一樣(那樣)”,以此突出“誅白公,定楚國”的容易之極。指代詞“爾”本身沒有獨立的所指,其外延必須依賴句子中它所指代的動詞性成分(前指)來提供,由於“爾”與前指成分距離太近,導致指代義的弱化,進而演變爲表提示的語氣詞。有些學者認爲“爾”相當於“耳”表限制語氣,其實限制語氣大多是句子的句式義或句中語氣副詞的語氣義,而非“爾”的語氣義。(李小軍 2010a)

語氣詞“焉”源於表處所的代詞“焉”。如:

(5)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左傳·隱公元年》)——指代詞

(6)(季隗)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提示;確認”義語氣詞

與“爾”相似,指代詞“焉”指代的處所等往往在前文已經提及,比如上例“虢叔死焉”就是“虢叔死在那裏(制)”,加之“VP 焉”結構本身帶有一定的提示意味,因而語義逐漸虛化,同時主觀提示功能得以凸顯而成爲表提示、確認的語氣詞。(呂叔湘 1944:162;劉曉南 1991;李小軍、劉利 2007)

2.2 動詞→語氣詞:已、云、爲、在、來

上古漢語的“已”以及近代漢語的“罷”、“休”等最初都是停止義動詞。“已”在先秦就出現了語氣詞用法。如:

(7)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論語·子罕》)——“停止”義動詞

(8)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左傳·桓公十五年》)——“限制”義語氣詞

“已”的語法化過程可以概括為：“停止”義動詞→“算了；可以了”義動詞→限制義語氣詞。這是一個語用推理的過程，從“停止”到主觀地覺得“算了、可以了”，這是從客觀的時間維度進入人的主觀心理維度，再從“算了、可以了”衍生出“把事情往小裏說”的限制語氣。（李宗江 2005，李小軍 2010b）近代漢語的“罷”與“已”的演變過程大致相似，只是形成時間大大晚於“已”。

“云”起初為言說義動詞，漢代時演變為表不置可否、不確信義的語氣詞。如：

（9）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禮記·樂記》）——“言說”義動詞

（10）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史記·孔子世家》）——“不確信”義語氣詞

“云”語法化的動因是前景凸顯，演變路徑為：言說義→轉述義→聽說義→不置可否義→不確信義。（谷峰 2007）

“為”本是行為義動詞，而後演變為表原因的介詞，漢代演變為疑問語氣詞。如：

（11）重丘人閉門而詬之，曰：“親逐其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左傳·襄公十七年》）——介詞

（12）太子默然而逝，復前念言：“今我入山，當用寶衣為？”（東漢·竺大力共康孟詳譯《修行本起經》卷下）——疑問語氣詞

“何以……為”結構中“為”本是動詞，疑問代詞“何”是“為”的前置賓語；由於“何”與“為”懸隔，加上“何”表義的多樣性，以及“為”常處於句末位置，慢慢就從動詞演變為介詞再到語氣詞。（賈齊華 2003）而“為”的疑問語氣則是沾染的句式義。

“在”本為存在義動詞，唐代演變為表確認、申明的語氣詞，虛化的句法格式為“V+NP+在”。如：

（13）還有昔時巢燕在，飛來飛去畫堂中。（唐·許渾《朱坡故少保杜公池亭》詩）——動詞

（14）（道士羅公）遠曰：“已取得來，見於後園中放在。”（唐·張鷟《朝野僉載》卷三）——“確認；申明”義語氣詞

在句法上，例（13）的“在”處於次要動詞的地位，前有動詞“有”。在語義表達上，“在”只是句子的一個附帶信息，可有可無，句子的敘述主綫為“昔時巢燕飛來飛去畫堂中”，而不是強調“昔時巢燕在”這一狀態。正因為“在”處於次要動詞位置，加上游離於句子主幹信息之外——語義表達上往往體現為游離於句子的敘述主綫之外而成為附帶信息或次要信息，這必然就會造成“在”動詞性範疇的弱化，語義上越來越趨於空靈，不過它的語用功能——強調前面的VP為客觀事實却逐漸增強、凸顯，最後演變為語氣詞。（呂叔湘 1941，李小軍 2011a）

2.3 名詞→語氣詞：時、後、裏

“時”和“後”都是時間名詞，“時”在唐初、“後”在晚唐先後衍生出假設語氣詞功能。“時”“後”在“VP時”、“VP後”中分別處於中心語位置，結構的語義重心。隨着經常使用在假設的、未然語境中，“時”和“後”的詞義虛化，結構的語義重心逐漸前移，而被重新分析為原條件小句的附加處分。語法化途徑為：時間名詞→時間名詞或假設語氣詞兩可→假設語氣詞→

一般停頓語氣詞→名詞話題標記。(江藍生 2002)如:

(15)錢財只恨無,有時實不惜。(唐·王梵志《人生一代間》詩)——時間名詞

(16)世尊若差我去時,今日定當過丈室。((《敦煌變文·維摩詰經講經文〈六〉》))——假設語氣詞

(17)別後若見之,爲余一攀翻。(李白《金陵白下亭留別》詩)——時間名詞

(18)若能曉了驪珠後,只這驪珠在我身。((《祖堂集》卷四)(驪珠:禪機))——假設語氣詞

“裏”最初爲方位名詞,唐代時演變爲表申明、確認的語氣詞。如:

(19)有詩曰:“椿兒繞樹春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唐·馮翊《桂苑叢談》)——方位名詞

(20)幸有光嚴童子裏,不交伊去唱將來。((《敦煌變文·維摩詰經講經文〈四〉》))——語氣詞

方位詞的語義虛化是漢語史上一個整體趨勢,“裏”由於語義顯著度不夠,比如“入河裏”在上古、中古漢語中經常可以說成“入河”,因爲“河”等處所名詞在人們的語言心理中往往就是一個完形的容器,有無“裏”並不影響交際的進行,同時由於“裏”在結構式“NP 裏”中帶有指明、強調意味,因而逐漸虛化爲表申明、確認的語氣詞。(李小軍 2011b)

2.4 否定副詞→語氣詞:不、無

“不”、“無”是分別在“VP 不”、“VP 無”格式中語法化的,伴隨的是反復問句分化爲是非問句和反復問句。“不”語法化程度有一定限制,因而最後“無”取代“不”並最終演變爲“麼”。(吳福祥 1997;孫錫信 1999:50—60;遇笑容、曹廣順 2002;楊永龍 2003)如:

(21)丙午卜,今日雨不?(轉引自向熹《簡明漢語史》下冊第 11 頁)——否定詞

(22)寧能使不痛不耶?(東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五)——疑問語氣詞

(23)不知彼有法無?(三國吳·支謙譯《佛說義足經》卷下)——否定詞

(24)擬提社酒攜村妓,擅入朱門莫怪無?(白居易《令公南莊花柳正盛欲偷一賞先寄》詩)——疑問語氣詞

宋金蘭(1995)對漢藏語系諸語言進行了分析,發現否定詞演變爲疑問語氣詞是漢藏語系語言一個普遍演變趨勢。

2.5 動態助詞→語氣詞:著;事態助詞→語氣詞:來(來著)

動態助詞“著(着)”最初是動詞,表“附著”義,由於經常處於第二動詞的位置,逐漸虛化爲持續義動態助詞,而後再從動態助詞演變爲語氣詞。如:

(25)見他宅舍鮮淨,便即兀自占著。((《敦煌變文·燕子賦〈一〉》))——動態助詞

(26)試留青黛著,回日畫眉看。(唐·河北士人《寄內詩》)——祈使語氣詞

動態助詞演變爲語氣詞,在漢藏語系中非常普遍,如李永隧(1990)、馬學良(1992)等所揭示的。

“來”最初是往來義動詞,在第二動詞位置上虛化爲事態助詞,再從事態助詞衍生出語氣

詞的用法。(梁銀峰 2004、2007)近代漢語中的“來著”源頭即是“來”。如：

(27)莫言行萬里,曾經相識來。(南朝梁·庾信《忽見檳榔》詩)——事態助詞

(28)汝止有一手,那得遍笛,我爲汝吹來。(《太平御覽》卷五八〇引南朝宋·劉義慶《幽明錄》)——祈使語氣詞

(29)你剛才說什麼來著?——委婉語氣詞

2.6 形容詞→語氣詞:好

形容詞“好”可以修飾名詞、動詞等,帶有主觀評注性功能,在“VP 好”中修飾性功能退化,同時評注性功能逐漸增強,在回溯推理的作用下,衍生出“希望別人 VP”的蘊涵義,即:VP 好→希望(別人)VP。(李小軍 2008b)如:

(30)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杜甫《兵車行》詩)——評注性形容詞

(31)公子王孫莫來好,嶺花多是斷腸枝。(唐·韓琬《駱谷晚望》詩)——“勸慰;祈使”義語氣詞

三 從短語、跨層結構詞彙化爲語氣詞

經歷詞彙化而來的語氣詞又大致可以分爲兩類:從短語詞彙化而來、從跨層結構詞彙化而來。

3.1 短語的詞彙化

如“云爾”、“不成”、“罷了”、“也無”、“就是”等起初本爲短語形式,後來逐漸凝固成詞並具有語氣功能。下面略舉“云爾”加以說明。

述賓短語“云爾”的“云”本是言說義動詞,“爾”是代詞,複指前面所說話語內容,並常與“曰”形成框式結構“曰……云爾”。漢代時“云爾”脫出“曰……云爾”框式結構,被重新分析爲表總括和提示的語氣詞。如:

(32)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述賓短語

(33)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大戴禮記·保傳》)——語氣詞

3.2 跨層結構的詞彙化

如“也者”、“而已”、“似的”、“的話”等本爲跨層結構,內部兩個成分之間語義上沒有聯繫,也不在同一個語法單位,只是綫性序列緊鄰。隨着語義虛化,同時主觀性增強,兩個成分經過理據重構融合爲一個語法單位。下面略舉“而已”、“也者”加以說明。

“而已”通常句法位置是“VP 而已”,“而”是連詞,“已”是停止義動詞,表“VP”的結束或

停止。隨着動詞“已”逐漸虛化，衍生出“算了；可以了”義進而演變為限制語氣詞，“而”的連詞功能無法顯現，因為句末語氣詞是不需要連詞連接的，“而+已”也開始融合，最後演變為一個限制義語氣詞。如：

(34)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莊子·知北遊》——跨層結構

(35)子曰：“辭達而已矣。”《論語·衛靈公》——“限制”義語氣詞

“也者”的“者”本為指代詞，“也”為語氣詞，表停頓，“也者”為跨層結構。戰國以來，隨着“者”逐漸虛化為語氣詞，“也者”也逐漸演變為一個複合語氣詞（即經歷了從語氣詞連用到複合語氣詞這一中間階段）。如：

(36)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左傳·昭公三十年》——跨層結構

(37)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強敵大國也。《商君書·農戰》——語氣詞

3.3 詞彙化的基本特徵

詞彙化是漢語詞彙衍生的一個主要方式，相對而言，短語的詞彙化要遠遠多於跨層結構的詞彙化，這主要是因為短語的兩個成分聯繫較緊，在語義和句法上更容易融合，而跨層結構兩個成分之間界限分明，融合難度較大。

跨層結構的詞彙化有這樣一種特點：兩個音節（詞）之間一個是語義較實、能夠獨立表達語法和詞彙意義的實詞，另一個則是在結構上起聯結作用的虛詞，如連詞、介詞、結構助詞等，因而也可稱為聯結詞。隨着跨層結構中的實詞語義虛化，在句法結構中的地位逐漸下降，這時聯結詞的結構功能自然也相應減弱；同時，語音也會弱化，如聲、韻、調等可能也會發生相應變化。漢語這樣的孤立型語言，字與字（或詞與詞）之間的界限非常分明，雖然虛化也會造成音節融合（比如漢語中有一些合音字，就屬於這種；語氣詞也有合音的），但是更普遍的是跨層結構之間經過理據重構，融合為一個新詞。即隨着跨層結構中實詞的虛化，句法功能下降，時人在語言心理上傾向於將它們作為一個語法單位來處理，這屬於語法化過程中的儀式化。新詞與跨層結構之間雖然形式完全相同，但是在句法功能、語義及語用功能上都截然不同。

四 音變衍生

語義與語音總是相對應，這屬於無標記的對稱現象，而語法化經常伴隨着語音弱化。形態豐富的語言如英語、德語等附著詞、屈折詞綴的產生就正是語音弱化造成的，漢語中語法化引起的語音弱化也不乏其例。江藍生（1999）利用一些方言資料對這個問題做了很好的說明，同時指出語法化造成的語音弱化表現常是聲調弱化、母音央化和聲母脫落等。

遺憾的是漢語傳統記音手段存在不足，語氣詞雖使語音弱化，外在表現還是一個個漢字，因而對語氣詞的語音弱化進行分析存在一定困難。比如現代漢語中的語氣詞一般讀輕聲，古代、近代漢語中是否如此呢就不得而知。不過一些語氣詞因語音弱化造成與原有語氣詞分離，產生了新的語氣詞。

4.1 合音

合音是一種典型的語音變化(弱化),複合語氣詞在使用過程中,因為聲母或韻母的弱化、脫落,兩個音節之間的界限逐漸消失而融合。最早的合音語氣詞是先秦的“耳”,為“而已”的合音,表限制語氣。如:

(38)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莊子·知北遊》)

(39)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左傳·桓公十五年》)

(40)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穀梁傳·襄公三十年》)

自先秦以來,“耳”與“而已”就在同時使用,甚至是同一文獻中。但是後來“而已”的語氣義一直沒有變化,而“耳”却逐漸衍生出強調語氣。如:

(41)生虜孟獲,置軍中,問曰:“我軍如何?”獲對曰:“恨不相知,公易勝耳。”(《華陽國志》卷四)

(42)帝曰:“百姓思雨,寧可得乎?”玄曰:“雨易得耳。”(《搜神記》卷一)

表限制語氣的“而已”與表強調語氣的“耳”,當看作是兩個不同的語氣詞。

合音衍生新語氣詞的現象漢語史上還有一些,比如現代漢語的“喂”源於語氣詞“吧”和“欸(唉)”的合音(胡明揚 1981),但兩者語氣義差異較大,“吧”表“測度,並提請聽話人確認”,而“喂”表“述唯棄責”(徐晶凝 2008:197),因此,“吧”與“喂”也應看作是兩個不同的語氣詞。

4.2 語音分化

即一個語氣詞分化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讀音(可能有方言因素),並分別採用不同的字形來記錄。在中古譯經《鼻奈耶》中有很多語氣詞“婆”。如:

(43)汝欲聞四深法義婆?(姚秦·竺佛念譯《鼻奈耶》卷二)

語氣詞“婆”為“不”的記音字。(朱冠明 2007)“不”在中古屬非母物韻,分勿切,擬音為[put];而“婆”在中古屬並母歌韻,薄波切,擬音為[bu]。兩者主要區別一在於聲母的清濁,二在於韻尾的有無。濁音清化是漢語語音史的基本規律,而“不”卻從清聲母[p]濁化為[b],這正是語音弱化的典型表現。在發聲上,濁音弱於清音。入聲韻尾的消失也是語音弱化的表現方式,雖然入聲韻尾消失是漢語語音史的基本規律,但在當時入聲還存在的情況下,“不”的韻尾脫落,却是口語中的語音變異,時人不明所以,就採用了一個與實際口語中音同的字“婆”來記錄。實際上,句末疑問語氣詞“無”也曾有“摩”、“磨”、“麼”、“末”等記音字。

如果說“婆”只是“不”的記音字,“摩”、“磨”、“麼”、“末”等只是“無”的記音字,並沒有產生新的語氣詞,那麼近現代漢語中“麼(又常作“嘛”)”與“嗎”一分為二,則可看作是兩個不同的語氣詞。如:

(44)只管大劑量服下,補麼,就得強力補。(王朔《一點正經沒有》)

(45)大胖子一千人視線轉向旁聽席:“有這麼回事嗎?”(同上)

說到語音分化衍生出新語氣詞,這裏再以老派湘語邵陽方言的“咱”為例。

語氣詞“咱”的前身是語氣詞“著(着)”,而語氣詞“著”又源於附著義動詞“著”,主要表“命令;勸勉;強調語氣”,元代時還可以表“嘗試”語氣。如:

(46)(家童云)那騎馬的是俺相公,我在這裏等一等咱。(元·無名氏《赤壁賦》第二折)

在邵陽方言中,“咱”語音已經分化為兩個:鼻化韻[tsa⁴²](或[tsa⁰])和陰聲韻[tsa⁴²](或[tsa⁰]),同時語氣義也分化。“咱”[tse⁴²]表“祈使;催促”語氣,針對聽話人。如:

(47)其要你去,你就去下[tse⁴²]!(他要你去,你就去一下咱!)

“咱”[tse⁴²]還可以出現於宣言、申明句,這時“咱”表強調、確認語氣。如:

(48)奧運會開幕式就是張藝謀拍個[tse⁴²]!(個;的)

而陰聲韻的“咱”[tse⁴²]表嘗試語氣,針對說話人自己。如:

(49)去看電影當然要得,不過我要先寫起作業[tse⁴²]。(去看電影當然可以,不過我要先寫完作業咱。)

從語音及語氣義的角度來說,邵陽方言的語氣詞“咱”已經分化為兩個。

五 語氣詞衍生的原理、機制及制約因素

紛繁複雜現象的背後往往蘊涵着共性。漢語語氣詞衍生的三條途徑中,語法化和詞彙化是主要的;音變衍生雖然也產生了很多新語氣詞,但主要表現為已有語氣詞的發展演變。因而我們下面提出的衍生原理、機制及制約因素主要是就語法化、詞彙化而言。

5.1 基本原理、機制

漢語語氣詞的衍生非常複雜,似乎每類詞都有演變為語氣詞的可能性,且每個語氣詞的形成都有自己獨特的動因和軌迹。但是,任何詞、短語或跨層結構要演變為語氣詞,必然具有以下幾個特徵:

一、語義虛化,詞類地位下降,同時主觀性逐漸增強。語義虛化屬於語法化中最基本的降類原則,至於主觀性的增強,也屬於語法化的基本特徵。語氣詞詞彙義非常空靈,主要表達言語雙方的主觀情緒和態度,作用於話語層面,屬於典型的語用標記。而其他詞在演變為語氣詞前,往往意義實在,更多表達的是詞彙義和語法義,因而在演變中必然經歷一個語義虛化同時主觀性(或交互主觀性)逐漸增強的過程。

二、從語義、句法功能為主過渡到以語用功能為主;在句法結構中的地位逐漸下降,很多時候可有可無。這和第一點相輔相成,因為主觀化就是一種語義——語用的演變,即詞彙的意義變得越來越依賴於說話人對命題內容的主觀信念和態度,演變的結果必然就是從語義、句法功能為主過渡到以語用功能為主。比如“焉”,作指代詞時具有指明處所的功能,一旦演變為語氣詞,指代功能就喪失,而只是在語用上提示言語的受眾。再如“在”作動詞時,表具體事物、情況的存在,但是作語氣詞時,純粹只是在語用上提示對方。如:

(50)(道士羅公遠)又借太子所乘馬,太子怒,不與。遠曰:“已取得來,見於後園中放在。”(唐·張鷟《朝野僉載》卷三)

羅公遠借馬,太子生氣不借,羅公遠說“見於後園中放在”,這是告訴太子,我已經取來了,現在後園,你不借也得借。“在”表達提示、申明語氣,作用於話語層面。

一個詞虛化爲語氣詞，那麼必然要經歷一個句法地位下降的過程，即從在句子中不可或缺到可有可無的階段。比如“時”作爲時間名詞，“VP 時”就是“VP 之時”，“時”不能省略，但是作爲語氣詞，“VP 時”就相當於“VP”，“時”的出現與否在句法上並不重要。再如“不”，作否定詞時，“VP 不？”爲反復問句，“不”提出反項，屬於指代性否定；但是作語氣詞時，“VP 不？”爲是非問句，“不”也可以省略（刪除）；中古、近代漢語中多有“VP？”式問句，現代漢語中“VP 嗎？”的“嗎”也可以刪除，只是句子需要改讀升調。短語、跨層結構的詞彙化同樣如此。比如“而已”，在“已”還是動詞時，在“VP 而已”中“已”也不能刪除，但是“而已”一旦凝固爲語氣詞，“父一而已”這樣的句子，有無“而已”，句子的基本信息“只有一個父親”相同，即語義真值條件相同。

三、從最初作用於詞、短語層面提升到句子（小句）層面，成爲語氣標記。一個詞（短語和跨層結構是兩個詞），往往處在一定的結構式中，作用於詞或短語層面；隨着語義泛化和主觀性的增強，也就逐漸從詞或短語層面游離出來，而成爲句子（小句）的附著成分。比如方位名詞“裏”在構式“在巖石裏”中的組合爲“在+巖石裏”；作爲語氣詞，“這裏別有照證裏”的組合就爲“這裏別有照證+裏”。再如跨層結構“的話”在“說 NP 的話”的組合層次爲“說+（NP+的）+話”，一旦成爲語氣詞，“說 NP 的話”的層次就相應變爲“（說）NP+的話”。

句法層次的提高從主觀性的表達來看很好理解，因爲主觀性的表達一般屬於句子層面，而語氣詞表達的就是言者的主觀性，自然要作用於整個句子了。再如語氣副詞主要也是表達言語雙方的主觀性，雖然有時處於句中，但是經常可以位移到句首或句末。比如“你好像沒吃飯？”可以變換爲“好像你沒吃飯？”和“你沒吃飯好像？”。可以說，語氣詞提升到句子層面正是言語主觀性表達的需要。

5.2 語氣詞衍生過程中的制約因素

語氣詞的衍生過程非常複雜，不過往往也體現出一定的共性，如語義相同相近的一組詞演變路徑、語氣義有某些相似，某些演變模式在漢語史不同階段會反復發生等。我們認爲制約語氣詞衍生及語氣義形成的主要有三個因素：1）語義、2）句法格式和語境、3）語氣詞系統。

5.2.1 語義制約

語義對語氣詞衍生的影響是決定性的，語義相近的詞在演變過程、機制以及語氣義上往往也相近或相似。如指代詞“者”、“爾”、“焉”演變爲語氣詞後，都含有提示意味（作爲話題標記的“者”也帶有提示語氣，即提示言語的受衆注意其後的話語），這不是偶然的巧合，說明指示功能和提示語氣有相通之處。就是方位名詞“裏”和指代處所的“焉”也有相近之處，都可以指方位，因而語氣詞“裏”也可表“提示”。現代漢語疑問句中的“呢”，來源於“嚶（尼）”、“哩”、“那”等，即：爾→嚶→呢、裏→哩→呢。學界一般認爲“呢”表疑問語氣，但是胡明揚（1981）、邵敬敏（1989）認爲“呢”不表疑問語氣，而是表“提醒”，在疑問句中兼有“深究”語氣。從來源上看，“呢”是否表疑問語氣可以再討論，而表提醒語氣當有很大的可信度。

時間名詞“時”與“後”唐代以來先後衍生出假設語氣、停頓語氣和話題標記功能，兩者的演變路徑驚人相似。並且它們演變爲語氣詞後，原來的詞義或多或少有所殘留，因而即使在普遍用作假設語氣詞、停頓語氣詞和話題標記的同時，仍有很多可以兩可分析（名詞或語氣詞）的用例。而“者”、“也”等雖然也可以做話題標記、表停頓語氣、假設語氣等，但是在表假